

## 记忆深处

## 暴雨，刷刷刷刷

◇ 王士敏

又下暴雨了，刷刷刷刷。他想，月余没有见过雨滴了，见到这场雨，家里的父老乡亲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呢。

刷刷刷刷，雨不知疲倦地还在下。没有雨时想雨盼雨，想得眼都快红啦。现在终于下雨啦，下暴雨了。好事呀！好事过了头就成坏事了。

他可是有像样的几次由盼雨到怕雨的亲身经历呀！孩提时代吃不上饭，吃树叶，吃坏红薯根，吃花生皮，吃得解不下来大便，哭，使劲哭，大人听到哭声来了，用小棍才解决了难题。后来听说那是三年困难时期。大人说，整天下暴雨，就是不知道停，下得遍地都是水，一年啥收成也没有。从外地调来红薯干、苜蓿片……才勉强度过了饥荒。听说还饿死一些人，那是他关于下暴雨的悲惨记忆。

他上小学时，听过公社党委书记许绍清到学校做的次国际国内形势报告。许书记中等个，板寸头，四方脸，有点胡茬子，带个蓝色帽子。许书记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，根本没有讲稿，有板有眼，不温不火，娓娓道来，他们都佩服极了。不几天下起了暴雨，坑坑洼洼。他们不能上学了，在村路上趟水玩，正巧碰上许书记打着雨伞，卷着裤管，趟着尺巴深的水，来到他们的村查看水情，指导排水。和许书记同行的就一个人，他们俩把整个村看了个遍，把大小队干部叫到坑边，用手比划着，可能是指挥排水的事。后来许书记他俩又到另一个村去了。他们在村里转了好长时间，说走就走了，没有人留他们在村里吃饭，更没有人让他们再喝上几盅小酒解解乏。一切都自然，一切都随意。

许书记他们走在没有水的地方时，他看见许书记穿的是透花凉鞋。他心里多么佩服许书记呀，多么羡慕他的透花凉鞋呀。那是七十年代初，基层干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。

七十年代中期，他在公社办公室工作，是亦工亦农。全公社连七所八站好像五十多个人，除留下不到十个人在公社坚持工作外，全部驻村包队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他负责写材料，守电话。一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当时的公社书记是杨干卿，他是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，来挂职的。他和十几个人常住牛牧岗大队，经常连自行车也不骑，背个粪罗头，一边和干农活的老百姓拉家常，一边拾粪，拾得背不动了，就倒在所在生产队的粪堆上，继续拾。一天下雨了，雨越大下越大，还没有停歇的迹象。那时候没有手机，联系事情全靠摇把电话。公社的摇把电话响了，是杨书记打来的电话。他让办公室赶快通知所有工作队，紧急行动，查饲养室，查保管室，查五保户，队队到，户户到，不能留死角。

1984年秋季，他在县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，又遇上了一场罕见的暴雨，县城里全部是一尺多深的水。县委、县政府四大班子领导兵分几路，到各乡镇、各街道亲临指挥。陇海铁路正对县城的地下道，积水快挨着上面的铁道线了。一辆公共汽车走到地下道口没有刹住车，滑到了水里。一车人坐在车里，刚露头，焦急万分。每当火车从头顶上咕咚咕咚地通过，下面齐声乱叫。有一批干部在领导的带领下，直接调度，协调具体解决地下道积水和捞车问题。他在办公室领着几个人负责守电话，在特殊情况他当机立断下了特殊指示，凡是下面报来的

水情，凡是领导安排的事项，必须有详细的处理记录，丝毫不得马虎。不要怕麻烦，不要怕费口舌，不要怕浪费墨水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人通过电话报告说：“地下道的积水下去好多了，公共汽车早已脱险了，一辆驴车不知不觉又走到积水里。毛驴很快出来了，但是驾车排儿和车股轮子分离了，赶驴车人的一块手表也掉了水里。”捞驾车股轮子，特别是捞手表又费了老鼻子劲。他步行回家时正碰上捞手表，看见一个男子下水前先喝几口张弓酒，蹦蹦、跳跳、打几下拳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像泥鳅一样地钻进了水里。第一次没有捞到，第二次也失败了。他当时还有事，没有久停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，也不知道最后手表捞上来没有。

时间的车辆哐当哐当转了好久好久，一切都今非昔比了。都说地球村出现了叫厄尔尼诺的反常现象，风雨雷电越来越不按常规出牌了。就说咱这平原地区吧，好像天越来越热了，雨下得越来越少了，瓢泼大雨似乎更是很少见了。

他打着雨伞，慢条斯理地在雨中散步，好爽快好惬意呀！

他正在想着这样的问题：如果这暴雨只管刷刷刷刷地下，他又该遇到啥奇闻奇事呢？领导会一如既往地贴近群众、贴近实际、靠前指挥吗？群众还会像当年那样奋不顾身、令行禁止吗？他会想，肯定会。特别是他想到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，决定自上而下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党群什么时候都是一条心呀！

无情的暴雨还在下，刷刷刷刷。

## 迷人风景

## 故乡秋韵

◇ 冯杰

不觉间，已是金秋时节。

田野里，人们还在不停地忙碌着。玉米收获后，干枯的秸秆被粉碎还田。不远处，几个人正在丈量地边，种了两茬庄稼，人们习惯性地要重新界定一下地块。

该播种麦子了，可是却不见牛马驴骡劳作的身影，只有几台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，隆隆作响。劳累的人们三五成群坐在地上歇息，边吸烟边聊天，或许是在谈论着今年的收成，或许是在讨论着眼下的播种计划，但都对来年的丰收充满了希望。

田间的庄稼已经不多，只有几片地里还生长着大豆和棉花。阵阵秋风吹过，唤醒了这些怀揣着金色梦想的晚熟的大豆，她们携家带口，领着抱着微微泛黄的豆荚儿，扭动着腰肢，迎风起舞。你瞧，棉花地里的那些棉桃儿，一个个鼓着腮帮，油头滑脑的，挤在一起讲秋天的故事，有的还禁不住笑开了花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就连棉农也给听乐了，心中载满了丰收的喜悦。

秋风拂拂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沐浴着午后的阳光，仰望湛蓝的天空，是那样纯净、高远。躺在草地上，抚摸着小草，仿佛我也变成了它们中的一员。当年，那支“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”的歌谣，曾勾起多少人对故乡美好生活的深情向往。

那些享受秋光的坟茔，静静地依偎在田头地角，荒草疯长着，草丛里的枸杞子已经成熟，红红的，小小的，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活像一盏盏高高挂起的灯笼，十分可爱。看着它们，我想起了许多孩提往事……春去秋来，这些小可爱们还在翘首盼望当年那群野孩子过来采摘，可年复一年，始终不见来人。它们怎能知道，当年的那群野孩子，如今都已经长成了大孩子，大孩子都有了小孩子，有谁还会记得那些把心儿等红、把岁月等老的小杞子呢？

脚下蜿蜒的小路哟，多少年了，还是那样瘦小，弯弯曲曲，没有尽头。她让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愈加浓郁，对儿时岁月的记忆越发清晰。还记得小时候吗，几个伙伴常在一起偷红薯、垒坷垃挖、逮蚂蚱、玩弹弓、刨花生、摔胶泥，在大路上画各种图案……那个时候，总觉得秋天很美好、很漫长，仿佛永远也过不完似的。

村头的池塘里，披上了一层绿油油的浮萍，成群的鹅鸭在悠闲地嬉游；柏油路上晒着玉米皮和豆秸；红砖楼旁卧着一条大黄狗，它把头伸在地上，眯缝着眼，十分安详；母鸡们在路边觅食，几只大公鸡不停地扇动着翅膀打鸣，似乎在呼唤它的母鸡们；下乡的买羊人骑着摩托车飞快地闪过，他的吆喝声伴着羊叫声飘向了远方……

在简陋的农家院落里，到处堆着、挂着成摞成瓣的玉米，它们就像一群光着屁股的孩子们，滚打在一起，仿佛不时传来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，异常热闹。那金灿灿的玉米粒儿，又像课堂里专心听讲的孩子，个个精神饱满，整整齐齐地坐成一排一排……几棵梅豆柔情蜜意，缠缠绵绵，沿着墙角爬上墙头，攀上邻家的高枝。粉紫色的花儿迈开轻盈的步伐，在绿叶丛中你追我赶，喊叫着，一路欢歌。偶尔一两只小蜜蜂，在花儿中间跑前跑后，牵线搭桥，密传爱意。

池塘的斜坡上，闪耀着黄色光芒的五角花朵，一朵连着一朵，那是正值豆蔻年华的南瓜花儿。她们情窦初开，热情奔放，不像先前的那些南瓜花儿，已经谈婚论嫁，虽然褪去了金色的容貌，但都怀上了一个可爱的瓜纽，脸上写满了自豪，心里荡漾着幸福。

哦，故乡的秋天，迷人的秋天。你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，一支儿时哼唱的歌谣，一段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，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，让我时时想起，挥之不去。



蓝天  
牧草  
映衬着  
随风飘扬的  
五色经幡

吉祥  
如意  
表达出  
恭敬虔诚的  
心灵祈福

扎西德勒……

(注：扎西德勒系藏语“吉祥如意”之意。)

吴涛 摄于青海湖畔

## 扎西德勒

## 百姓素描

## 杨品

◇ 杨朝卿

小人物活出了大世界。

——题记

村上的杨品死了。死得虽不轰轰烈烈，但给人们留下许多念想，心里觉得沉甸甸的不是滋味。

杨品是个小人物。一没文化，二没头街，是个平头百姓，而且从小患过脑炎，留下后遗症，头脑有点智障，听力也欠佳，因而更不为人们所注意。然而，就是这个不被人注意的小人物，身上却有着一番不平凡的经历。

杨品本不叫“杨品”，因他出生在那个发烧过度的“粮荒”年代，人们穿得食不果腹，衣不遮体，生下来母亲给他起名叫“贫”。后来人口普查时，都说这个名字有损于中国人的形象，因而将“贫”改写为“品”。杨品弟兄6人，他排行老二。上有80多岁的老母，下有4个弟弟。哥哥因家穷和弟兄多没娶上媳妇，60多岁外出打工坠楼而死，扶老携幼全落在一个人身上。

杨品生得忠厚老实，干活不惜力，上孝敬老母，下疼爱弟弟，在杨庄村有个好口碑。人们也曾张罗着给他媳媳妇，但都因他有点智障又弟兄多，没能成事。然而，没想到他30岁了又交过一次桃花运。

一个夏天的傍晚，他开着四轮车为砖场送砖回来路过巴清河大桥时，突然听到打桥东传来一阵阵呼救声。当时不知怎的，他大脑清醒，听力也敏锐了许多，立马意识到有人落水！停下车飞奔而去。他见岸上3个衣衫不整的姑娘吓得脸都变了颜色，急忙问落水者溺水的方位，连衣服也没顾得脱，一个“扑通”一声扎进滚滚洪流中……经过几个回合地反复打捞，终于将溺水者打捞上来。这时杨品已筋疲力尽，他两手托着一个赤条条的姑娘，吃力地走向岸边，将其头朝下放在河沿。他只见女孩面色发青，用手一摸已没气息。杨品急忙差一个姑娘回家叫她家人。然后不顾男女有

## 郑剑出鞘

## 也说“抬着担架进银行”

据华商报报道，今年75岁的徐万发身患多种重病，在西安城东一家医院接受治疗。10月12日中午，因为需要更改银行卡密码，且银行要求本人必须亲自办理，他被120急救人员用急救车送到工商银行西安纺建路支行门口，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被放在担架上抬进营业大厅，才最终完成了按指印这道程序。

后来，这一“抬着担架进银行”事件被媒体曝光后，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作出道歉，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。

郑剑认为，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作出道歉，应该！“严肃处理责任人”就有点矫枉过正了。“修改密码必须本人亲自来”是银行的制度，制订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银行卡的资金安全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没有这一制度做保障，银行卡用户的资金安全有保障吗？银行营业人员执行制度、按制度办事有什么错？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，应当追究制度制订者的责任，是他们在设计制度时考虑不周，使制度存在缺陷。如果制度中规定：“修改银行卡密码必须有持卡人亲自到场，如遇到本人有重大疾病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者，可委托他人办理。但需要出示持卡人的身份证和医院证明等等”，那么还会出现“抬着担架进银行”的情况吗？

“抬着担架进银行”不是银行营业人员“逼”的，是银行的制度“逼”的。银行在设计制度时，可能没有想到，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特殊情况，所以使银行的营业人员遭受了“不人性化”、“不合常理”的“吐槽”。这种责任应当有制度的设计者来承担，而不该由制度的执行者——银行营业人员承担。

由此想到当年明月在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一书中叙述的一个事例。洪武年间，官职很低的监察御史周观正，在巡查南京奉天门时，遇见一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，他当即上前

制止。因为根据明朝的内宫制度，女乐是不准入内的。不料，领头的太监不理睬他，说了一句：“我有圣旨在身！”可周观正坚持说，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王朝的内宫制度！他坚决不准女乐入内。太监回宫禀报朱元璋，朱元璋苦笑一下，便传口谕，不再让女乐入宫，还特意加上一句，周观正你干得好，回去休息吧！可是周观正死都不走，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话。老朱知道，他选的人坚持原则，娱乐也没办法进行了，只好亲自穿上朝服，走出宫门，把周观正安抚一番：你做得对，我已经反悔，不用女乐了。周观正听后，才回家睡觉。在周观正看来，皇帝的圣旨是不行的，口谕是不行的，道歉也是不行的，唯一能行的，只有制度和原则。写到这里，当年明月说，因为制度，大明王朝两百年不衰。

无论是明朝的周观正，还是中国工商银行西安纺建路支行的营业人员，他们坚持制度的做法本身没有错，因为制度面前人人平等。至于说在制度面前很多人想到的是“通融通融”，那是合情合理、不一定合法的事情，也是对制度的颠覆和蔑视，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想钻制度的空子。可惜的是，千百年来，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的事例比比皆是，而执行制度不打折的事例太少了。在“抬着担架进银行”这件事上，人们一边倒地谴责银行的不人道、不合常理，但是，别忘了，是银行的制度缺少了一点人情味，银行的营业人员坚持按制度办事，没有错！毕竟这家银行没有制定离开柜台、服务病人的制度。



【更多“郑剑出鞘”专栏文章见商丘网：www.sqrb.com.cn】

栏目题字：贾长城

急得火烧，一遍遍中肯地解释着：救人是俺的本分，不图什么回报，更不能接受您用女儿做代价这种“回报”！您的心情俺领了。村人围住看热闹。面对香秀爹娘将女儿送上门的举动和物品母子俩的坦言回绝，特别看到长得苗条秀气、如花似玉的香秀姑娘，众人有的惋惜，有的赞叹，唏嘘不已。从此，杨品的名声大振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杨品的4个弟弟先后都到了结婚的年龄。为给弟弟成家，他拉土托坯垒墙，房子盖了一座又一座。4个弟弟先后成完了家，可他的腰也累弯了，走起路来，嘴里发出“吭吭”的干咳声。人们都说，杨品为了几个弟弟，身子累垮了！

时代出现了“打工潮”。几个弟弟带着媳妇一个个外出打工，将孩子撵在家里，有的还得接送上学。母亲年纪大，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得由杨品操持。再加上四五家的几十亩责任田，春耕秋收，打药施肥，忙得杨品团团转，晚上还得照顾老人和孩子。夜里几个家不过来，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起来去放哨。他纵然长出三头六臂，也忙不过来！

终于有一天，杨品体力不支病倒了。弟弟回来看望他，见他躺着，身体消瘦，两眼无神，拉他去县医院一检查，得的是肺癌晚期。医生让拉回家吃点好的养着吧！几个弟弟一商量，决定将病情瞒着他，对他说他感冒，回去养几天就好了。好吃好喝伺候着。

杨品一天天没有食欲，发烧不止，咳嗽不断，他对弟弟的话产生怀疑。看着几个弟弟日夜守着自己一脸无奈的表情，他心里明白了：自己得的是绝症。他不吃不喝，心里暗暗做出一个决定：不如极早了断！免得几个弟弟都在家守着自己，耽误打工挣钱！

这天夜里，杨品意外地安静。时针已指向两点，看着二哥安然入睡，几个弟弟各自回房歇息。第二天一早起来时，发现二哥不见了！弟兄4人加上左右舍立立即分头去找。坑里井里都找遍，没有踪影。一个来村里走亲戚的带来消息：北地一片坟地前躺着一人。大家急忙赶去看，正是杨品。他已死在爹的坟前，怀里抱着个毒酒瓶，面色痛苦中露出几分安然……

埋葬物品后才发现，4个弟弟家外门上的钥匙换一块儿，挂在他家堂屋门东旁显眼的地方，上边还拴着一沓百元钞票——这是几个弟弟寄来的生活费……



秋艳

李向摄